

董桥
著

舊日紅

黃子平
編選

中華書局

董
桥
著

舊
日
紅

黃子平 編選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日红/董桥著;黄子平编选. - 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ISBN 978-7-101-08715-4

I. 旧… II. ①董…②黄…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2894 号

本书版权原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独家授权北京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简体字版。

简体字版底本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提供,【香港散文典藏】顾问 刘绍铭 陈万雄 主编 黄子平。

图字:01-2012-4801

书 名	旧日红
著 者	董 桥
编 选	黄子平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3}{4}$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715-4
定 价	38.00 元

序——玩物怀人，含英咀华

黄子平

你说香港文学的精华在散文，而散文的精华在董桥。虽说是出自董迷的夸张，却也不无道理。但在董桥自己，早就不在乎写的是“文学”还是非文学，是“散文”还是应景时评，当然更不在乎所写所作是否属于某一区域文学里的精华了。那年，董桥编完了《伦敦的夏天等你来》，作一《楔子》曰：“五十年代侨居南洋，晨昏戏耍，懵然长大。六十年代负笈台湾，追求窈窕的情影跟仰慕苍苍的学识一样真切。七十年代作客英国，终于学会看山看雨，识破世间宁静的激情和喧哗的假面，一路受用到八九十年代重回香港，混迹江湖，转眼心顺、目顺、耳顺。”“耳顺”自是暗示了年纪，心目耳皆顺我以为具现为笔顺即写作之顺，即从心所欲不在乎。董桥说，“我只在乎我满不满意我笔下

的文字”。晨昏戏耍乃是浑然无所觉的“自在”，真切求学则是孜孜然的“自为”，待到以“自己满意”为唯一标准，写作已然晋为上上“自在”之境也。

何谓“自己满意”？可略举一端说之。董桥近年散文中每有直接插入不译的英文文字，有时是人名书名地名，有时是人物口语对话，有时甚至是大段的引文。如《莎翁左倾的欲望》一篇，就有两节共八行的英诗赫然列在文中，一径的不给译成中文。很多读者提意见，董桥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如此，摆在中文文章里英文有英文的味道，译成中文就变调了，失去音乐感了。即使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文字，也要含“英”咀“华”，决不放过同时呈现两种文字之美的可能。这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标准，依了内在的标准，方能笔顺无滞阻，写得自由自在。

其实，此时董桥正为每周五日的“应景时评”所苦。“苦的是这个九百字的专栏生长于港闻版和社评底下，生态环境尴尬，明知政人政事趣味不高，没什么好写，却还要我在一片钢筋水泥地上经营小小一幅风景，真是要命！幸好时下书画赝品满街都是，我于是也常在栏里画些假画，做假风景，一下仿八大，一下仿虚谷，一下仿江公，借故避掉闷局不谈。”董迷们往往不太看好这一路数，却未能领略文章的先抑后扬：“纵然是这样的冒牌风雅，趣味似乎还不

太低。”——董桥以这样的口吻傲然作结。在我读来，董桥的此类文字，最能见出化“闷局”为“风景”的功力非凡，比起他得心应手的玩物怀旧，更值得细加品味。其中的常用路数，即为“小说笔法”是也。……能把每天九百字的“应景时评”写到这个份上，已经别创一格，雅趣盎然。时事政局只是董桥用来谈天说地的一个“话头”，然后照常东拉西扯，将中西见闻古今掌故融为一体，涉笔成趣。

当然，世人最看重的仍是董桥近年所作“玩物怀人”的篇章。“玩物存志”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凡事物到面前，只看外一层，便是玩物丧志；能看里一层，便是格物致知”（陆世仪），儒者于此，向有精细纤敏的思辨。文人博学好古，对精美之器“喜而弄之”，情之至者，一往而深。字画，玉器瓷器，木雕竹雕，漆器，美食美器。董桥又格外加上了英伦古籍的收藏，谈版本、装帧、插图、藏书票，谈书店、小作坊、图书馆，还有访书记、作家传记书信与书话，一样的博学好古，一往情深，却比古人视野宏阔，见识不凡。对美好器物的爱好，俯仰流连，摩挲把玩，有“志”存焉。董桥风格的随笔文体，于是乎卓然而立。

文物鉴赏，自是一门学问。董桥的重点却不在专门家的学问，而在处处写“物是人非”的似水流年，世事沧桑。下笔在物，落墨在人。“那样的故事仿佛民国初年微微褪了

色的绢本团扇，我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还沾得到淡淡一缕幽香，惘然中不无几分怵然。”沾溉了前朝余绪，董桥一再自称“老派文人”或“文化遗民”，每每萦怀于文物的得失聚散，谈“物”而及于与“物”相关的“人”和“事”，带出“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不是自怜，不是自伤，而是“看明白之后，只有哀矜”。

玩物怀人，写人写事难免笔涉隐和私，董桥的办法是“以虚笔烘托实情，以实笔敷设虚境”，有的可以写得细致，有的不便依帖描红，只能背临碑字一般摹绘森茫的轮廓。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人名地名就未必了。深写浅写浓写淡写，照应的是分寸和礼数。笔致摇曳多姿，旧情朦朦胧胧，不说的比说的更多，不写的比写的重要，叫做含蓄，留白，深得英伦随笔的风致。

前有罗孚，后有陈子善，都说“你一定要读董桥”。你说读书无禁区，有自由，世上哪有“一定”的事情？不过读了董桥，就恨少，恨短，拿起放不下，一如他笔下的文物古玩，摩挲把玩他的文字。这也就是“典藏”的意思了。

（考虑到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文章个别字眼略有删改）

目 录

I 序——玩物怀人，含英咀华

I. 那一缕逝去的古意

- 3 老师八十岁生日
- 6 惦念住在书里的人
- 9 我们吃猪脚面线去！
- 12 没有冰糖元蹄的日子
- 15 寒风中走来的间谍
- 18 台先生的渡海之心
- 21 伦敦的夏天等你来
- 24 一张得奖的新闻照片
- 27 找周作人点化点化
- 30 旧日红

- 37 云姑
- 42 古庙
- 48 寥寂
- 54 榆下景
- 60 湖蓝绸缎
- 66 伦敦七六冬天
- 71 虚构的风采
- 76 师山庐
- 82 殷海光这个硬汉
- 85 瘟疫的古典记忆
- 88 张家的三姐和四妹
- 91 革命与非革命的恋情
- 94 朱生豪夫人宋清如
- 97 马克思主义女逃兵
- 100 我只能这样写薇姨
- II. 不必花烛，不必沉吟
- 105 旧时英伦闲读杂忆
- 108 悼念蔡思果先生
- III 左倾理论家的花瓶

- 114 云姑苦读契诃夫
- 117 寻访集中营的女人
- 120 英国两只布谷鸟
- 123 一点英伦旧思
- 126 挂念乔志高先生
- 129 苏珊·桑塔格注疏
- 132 四九年后的周作人
- 135 姚克先生功力管窥
- 138 纪念阿赫马托娃
- 141 敬悼启功先生
- 144 胡适看不下去的一本书
- 147 翠玉簪
- 150 春在堂
- 153 浅水湾旧事
- 156 瓜蒂庵手札小记
- 160 写字的故事
- 164 梅宝的嫁期
- 168 今朝风日好
- 172 最后，迷的是装帧
- 177 又一部《伊利亚随笔》，多好！
- 181 比尔兹利漫忆

185 纸月亮

189 沉香记

Ⅲ. 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

195 老吴的瞎话

199 画里郁风

203 王尔德的故事

207 安徒生童话的插图

211 艾斯特旧藏《绑架》

216 找几本吉卜林玩玩

221 可是我们并没有输

226 藏书票琐忆

231 春台遗韵

236 亦梅先生

241 山馆旧影

246 老客栈悲歌

251 探访旧派才女

256 威利的心事

261 一纸清供

266 梁启超遗墨

271	珍惜家书
276	兰庭剪影
281	书札影真好看
286	毛姆书录与藏书
291	沈尹默蜀中小品
295	寻找吴老师
300	郑仰平八十一
305	在春风里——陈之藩研讨会上的闲谈
312	胡适的字

I.

那一缕逝去的古意

老师八十岁生日

三月八日是刘殿爵教授的生日。年年今日，我们几个老朋友都跟他吃一顿饭，送些小小礼物贺寿。今年，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辈八十岁，张敏仪人在东京不忘遥控筹划，许鞍华、陈善伟就近联络，简淡的寿宴正好也让我们借题胡闹，浑忘老之已至，喜见人老了还有老师在，可以随时问字。这样的怀旧之夜，今年何文汇事忙来不了，小思席间拍摄的那些照片，也就少了这位会演戏的学者“人间四月天”似的风采了。

詹德隆比我年轻几岁；当年我们拜识刘教授的时候，教授比现在的老詹还要年轻几岁，我们却不觉得他年轻，就像现在不相信他八十高龄一样。那是七十年代的伦敦，刘教授已经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执教十几年，不但荣封讲座教授，英译注疏的《老子》、《孟子》、《论语》也

陆续问世，蔚然成了西方汉学学子书窗下窥探华夏经典思想的青灯，企鹅出版社一刷再刷，重印不断。

伦大东方与非洲学院正门大堂敞旧幽暗，森森然似有鬼气。毕竟是英国外交部几代“亚非通”的摇篮，继承与发扬的是传统学者韬光养晦的余韵，没有可能营造一扇露骨的玻璃大门。好几层的图书馆倒是现代建筑，教授办公室和教室也算亮丽。刘教授轻盈的身影就这样穿梭在气色古典的书丛和人丛之间，朝朝夕夕细声说话——更多的时候是不说话，仿佛人生已然相忘于中西古人的黄卷鬼影之中。

刘教授真的不说废话，也不说自己不懂的话题：“学问之关涉无穷，而一人之精神有限，有所通则有所蔽，详于此或忽于彼，稍形率尔，疏漏随之。”幸好他那一代学人都活在朴实的学术风气之中，做的是学问，整辈子不必拿现买现卖的知识撑门面。那是造化。到了大学教育慢慢沦为出纳科的游戏的时候，到了大学教授忙着揣摩小宦官的眼色的时候，他们早已经逍遥林下退而休之了。那叫干净。

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所长送我一部《与中大一同成长》，旧人旧事旧梦痕，读后倍觉月是旧时明，而刘教授写的《往事与缘分》，自也另见一番滋味了。他跟马临校长在港大办的夜间义学做杂务，他们在伦敦重聚，事事轻轻落墨，十足英国文人淡泊疏朗的文风。

很高兴刘教授荣休后还在中大文化研究所治学，先是编纂《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以电脑整理传世文献，目前又在另辟门径解构《尔雅》。可惜这些典籍我老怕深涩，心中惦着的是他那一手漂亮的英文，贪求他九十之前再写一本读余漫笔，忆念往事，忆念书缘，一定好看。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四日